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三民主義周刊



第一卷 第二十二期

本期目次

晚近經濟思想與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上)

揚幼炯

論治重於政

浦薛鳳

如何平衡外匯

沈宗濂

論晉人的頹廢

介子

法國失敗的原因

黃德祿

明代禦倭軼聞(四)

方相韓

定價每冊一角 半年二元五角

經售處各大書店

三民主義週刊社 編輯及發行

重慶春森路三十號

百學書局發行

晚近經濟思想與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上)

楊幼炯

因為篇幅有限，我們把楊先生這篇洋洋大作分成了上下兩篇；這是要請作者與讀者格外原諒的。本篇的要點是：晚近歐美許多國家，都借鏡蘇聯，而採取計劃的經濟政策，這種經濟政策已成了整個世界的趨勢。可是，蘇聯雖是實行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的統制，而總理創製實業計劃則遠在列寧擬訂「電化化綱領」之前。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自始就是根據計劃經濟及統制經濟的原則，以免放任主義的經濟流弊，而實現「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經濟理想。編者

一 近代經濟思想的新動向

近世界經濟思潮之變遷，雖呈日新月異之觀，但其主要的歸趨，乃在蘇俄經濟的國策。近十餘年來，各國在傳戰時期中所有的經濟措施與政策，無不向於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之一途。蘇聯所推行的「計劃經濟」，是在世界經濟思潮中，投下的一塊千鈞巨石，給予世界各國的經濟現勢，以一種重大的刺激與影響。我們可以說，今日世界經濟的現勢，可以分爲非計劃經濟與計劃經濟兩大潮流，但其影響所及，則更爲廣泛。蘇聯的統制經濟政策，法爾斯的統制經濟政策，及近來美國產業復興的經濟運動，也未始不是這種經濟政策之發展。蘇聯所推行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全體的統一的計劃經濟，即一切經濟活動，都集中於中央集權的統一機關之下；其預定計劃，在使社會全體生活，都處於平等物質的統一範圍之內。

如此蘇聯的經濟學者都認爲非計劃經濟的和有資本制度，其生產及分配全爲個人利益及天然經濟力所左右，實不如計劃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優良。所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政策，即在使生產的基本因素及通盤計劃集中於國家之手，以避免費傳統的商業循環及私有資本制度中所常有的經濟衰落及停滯的現象。同時蘇聯的經濟制度在生產方面亦別開生面，另設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以增加生產的效率并設置繁複的統制機關，以監視計劃的實施。蘇聯爲要

實現其社會主義的理想，非推行計劃經濟制度，不足以控治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似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手段。法西斯意大利的經濟統制與蘇聯的計劃經濟有些地方是不同的。意大利的國民經濟活動，是以勞資雙方的組合爲基礎，而組成階級協調的組織，即所謂「組合經濟」。所以意大利的統制經濟政策是與以否定資產階級爲基礎及無產階級獨裁爲方法的蘇聯經濟政策不相同的。我們若把蘇聯的經濟政策稱之爲社會主義的「經濟統制」，則意大利的經濟政策可以稱之爲國民主義，乃至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統制」。二者的不同，是由於二國民經濟生活的背景不同及三國政治的思想不同；但二者的形態，却是有相通之點的。意大利國民經濟的活動是以組合的活動爲基礎的。所以意大利經濟統制機關的組合組織，是拿「新提凱」(Mussolini)爲原主及被服者所構成之職業的組合，爲細胞的。因之意大利的經濟政策一方面以組合經濟爲國民生活的基本，防止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衝突，而努力於生產力的增加，他方面又以政府強大的意志，對全部國民的經濟生活，加以干涉，並綜合的加以統制，放棄了自由放任的原則，而代之以保護干涉的體制。可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即意、阿戰爭爆發以前實施經濟統制以前，所謂意大利的統制經濟，祇不過做到了保護與干涉產業的地步。但自一九三五年以後，意大利的經濟組織就已完全是暫時經濟統制了。他國方面在前數年即已推行國防經濟政策，將經濟活動集中於國防工業，凡屬

民經濟的修正，原料的補充，各種貯藏品的保存，戰時人力的動員，均認為關於經濟動員的範圍，因之對於自由轉移商品分配，價格及工資的形成等，俱受國家權力的干涉。

德國此種統制經濟的目的雖在戰爭的準備，但其方法頗受蘇聯計劃經濟之影響。試觀，意、德三國所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之點，在以共同意志為基礎，施行經濟的綜合統制，企求糾正過去個人主義的放任經濟之弊病。本來近代經濟機構的思想背景，是個人主義，在原則上是依據自由放任的規律而運轉其經濟生活，對於社會成員的經濟活動，不負何等責任。其結果是：因個人的與團體的利益衝突而發生軋轢，引起了社會與經濟的不安。因之經濟統制的思想流行，企圖改革個人主義的經濟政策，而以國家權力為主動，對於生產與消費，以及一切部門的經濟活動，施行統括的經濟統制。

但是此種經濟潮流之新動向，並不限於上述的獨裁政治的國家，而英、美等民主國家的經濟政策，亦有收效更張之勢。英國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危機，已經深遠的感覺到；對於如何挽救與彌補這個危機，近十年以來，一般經濟學者已有不少的主張。比如魯勃孫就認為英國現在經濟生活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對於經濟生活缺乏意識的統制。依據他的意見，現代的經濟是以個人的追求私利為背景，而決定物價的高低，因之經濟所得與財產分配，在社會中便不平等，並且使生產與消費之間得不到調和，結果是產生了失業，貧窮與浪費。柯爾則在其所著「今後十年間英國的社會與經濟政策」及「英國工商業之過去與未來」兩書中，於詳細說明現在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缺點，及英國產業之頹廢以外，力言要打開今日已走到窮途的經濟生活，必須實行總括的「經濟制度」，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政府方面雖未明白地承認其目的主張，但實際上已有許多經濟部門早已採取了統制的政策。在美國方面，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目的在於經濟的復興。他施行工業，農業，及金融的統制政策，以圖補救生產過剩，失業人數加多，及金融壓倒停頓的種種病象；而消除了經濟恐慌。他的政綱是：在工業方面，採取商業的公共約束，實行統制的手段；在農業方面，則由農業調整機構，施行棉業，烟業等生產事業的限制，從農業貿易方面把供給減少，求需求增多；更於金融方面施行新貨幣政策。所以在今日的世界中，無論資本主義的英美，共產主義的蘇俄

，或法西斯主義的德、意，在施行統制經濟代替自由競爭這一點上，是相同的。目下各國為應付戰時的經濟需要，不得不傾向於計劃的統制經濟政策。

二 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的特質

三民主義是以民生主義為中心；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之理論，其肇始源在一九〇五年，其完成亦在二十年以前。我們術以今日經濟思潮之新動向，仍相吻合，此無他，實由於「總理的先知先覺，能洞悉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危機，而对症下药。民生主義經濟政策與今日各國所行的計劃統制經濟政策，若合符節，但自有其特殊之點：第一是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其理論的基礎上，自始即在避免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的清算。資本主義的弊害，總理很早就看出來了。總理曾經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說：「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方法，都是向一個目標來進行，這種目標是什麼呢？或地產錢……專以賺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如果實行民生主義，便要把生產的目標，不在賺錢，要在給養人民……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以賺錢為目標」。本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沒有什麼社會的統制與計劃的；生產者各依其所信的最能獲得利潤而且最能打擊競爭對手的計算而經營其生產，因之他們的生產便呈現一種無政府的状态，僅藉自由競爭的作用，以調和供給與需求，而行貨物的交易。至於生產與消費之一致，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絕對是不可能的專事；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實現生產與消費融和發展的經濟原則，這個原則裏面至少有三個重要的條件：（一）是生產量要和消費量相融和。總理曾拿糧食生產作例子說：「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有餘的糧食，都儲蓄起來，不但是今年的糧食充足，就是明年的糧食都與充足，等到三年之後的糧食充足，才可以運到外國出賣。」這是說明生產量必須與消費量相等，並且進一步說明預防明年後年的生產量之不足，不能與將來的消費量相等；所以有餘糧的理由。（二）是生產技術與消費技術要有相等的進化。自工業革命以後，生產的技術，一天一天的進步，而消費的技術則停滯不進。所以一方面要用國家大資本，從事大規模的生產，他方面又須顧到民生根本問題中的消費，要

個人民不但有生產品，可供消費，還要有與個人民消費的技術，使大家知道應用什麼最經濟的方法，可以得到那些所需要的物品，所以同時必須經濟合作。(三)是生產和消費的融治，與借貸於分配方法。歐美經濟學者，多認生產，而不講分配。他們不講分配的融治，是因爲他們不能消費，這是歐美各工業國的問題之所在。所以，趙理說：「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也要同時注意的。」

第二是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自起即是一種計劃經濟。總理在第一次歐戰前曾請來之後，即有計劃經濟實施方案之偉大的計劃，這就是「總綱案」十年研究，所手訂的「實業計劃」(一)書(即物質建設計劃)，而可視為世界實行計劃經濟的先驅。總理發布「實業計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其時，總理尚在軍事主義主義經濟時期，即列強爭手擬的所謂國際公認第一「五年計劃」先行的「電化計劃」，以後實業計劃之(一九二〇年)，由此可見總理之先知先覺，而是以說明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之計劃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方針，已於世界任何國家。總理這種物質建設計劃是依據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的方向，而以全國的人口，土地，及生產消費的總力作標準，編成物質建設的總計劃。總理這種物質建設的目的，在滿足人民的衣，食

明代禦倭軼聞

(四)

乃吾死所

吳略雲聞云：倭攻江陰，主將曹延毅父子，與屬下十三人。既令欲移家於尋宮，或勸曹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執家人一耳，又將及其子。賊攻城，設法禦之。賊不敢近。

宋濂名聞海外

魏理雲云：海外致函聖室之函，聘黃之使，接於國

瘦官人

上問爾國風俗何如。僉便以時答：有衣冠制度，禮樂漢君臣之句。

使使賦詩

門，必問宋公讓安否。聞公文筆以歸。無黃送先生致仕詩云：高麗日本朝王使，長向仙班問姓名。

方相辨

住，行四種生活需要而企圖建設一個由國家計劃，組織，管理的資本主義體制，實現「人至其才，地極其利，物極其用，實物其流」的理想。所以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就是以這種「物質建設計劃」爲具體的方針。現在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雖已成了流行一時的經濟制度，但各國的經濟環境和國內的狀况不同，故其統制的程度和內容亦各異。我國經濟環境與國內的狀况不同，各國無給其行的方針經濟也好，統制經濟也好，都在實行自給，自足，和自衛的政策。總之對於本國不需要的貨物，可以用命令限制出口；其他各國亦莫不對於不需要的貨物，加以保護單的辦法減少其入口。至於我們中國，則近年來門戶開，等於貿易自由，所以本國的經濟政策，宜根據三民主義的計劃，對於外人在國內的工廠，既應限制其生產，對於國外的貨品，尤應限制其輸入。所以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政策之實施，應分兩路進行，即：個人企業。在第一期發展實業進行中，(1)應以個人企業爲主，由家盡力保護私人的企業，求發展本國的資本，以經濟抗外來資本的勢力。(2)國家經營。在第二期中就應進一步把一切商業收爲國營，以求發展國家資本，使生產事業爲大規模的進行。

明條記云：倭人入犯，任公環大小數十戰，功最多。歸際附錄云：江南列郡盡棄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勇躍甲，創家港口香潮生。公編續序，倭人目曰瘦官人。

唐順之久知夷性

元明事類鈔云：倭寇猖獗，本兵部才。兵部郎中唐順之生長江兩，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查閩福州兵馬，兩關備節，即收播寇之功。相應給勅，會同助倭。公至，然決戰。徐海賊滅。(按八頁)

應當，那一件不應當受國家法令之干涉？若是說「一件是衆人之事，一則爲極權主義，若是說沒有一件是「衆人之事」，則爲無政府主義，若是說極少是「衆人之事」，則爲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若是說許多是「衆人之事」，則爲社會主義。其二，由誰去管理？若是一人管理，則爲君主或獨裁；若是少數管理，則爲貴族政治，若是多數管理，則爲民主政治。至於一般管理機關之組織，乃屬於「制」之範圍。其三，如何管理？此則有關於所有法律命令之內容。所以中山先生給予政治的一個定義實爲政治學中一個實質的貢獻。

我們現在專說「政」「治」兩字之源義中說。政是「衆人之事」。就國家而言，凡法律命令之所干涉者，就個人言，凡是生活之任何部份受到政府之干涉者，都是「政」的範圍。治是管理。凡是機關之組織，管理的人選，權力之分配，職務之劃分，實施之情形，推行之影響，干涉之結果，——例如官吏之如何產生任用，及其是否守法奉公，律令之是否上下遵守，和戰之如何發展進行；類此問題則皆屬於「治」之範圍。

具體些說，如保障生命之典章，懲治盜匪之律令，整理財政之辦法，推行教育之規程，維持風化之例禁，以及如分區賦稅，獎勵工商，管理財產，辦理郵電等等的條文法規，無一不是「政」。如單一或聯邦，獨裁或代議，守法或徇私，廉潔或貪污，尤其是一切法制律令之如何運行，皆是有關於「治」的問題。若再淺顯而澈底地說，一切條文法令是「政」；一切實施狀況是「治」。『政』者乃是民衆生活之規範；『治』者乃是政府成立之緣由。『政』表現民族之文化；『治』表現國家之職能。『政』是內容，『治』是方法；『政』是目的，『治』是手段。『政』是法令，『治』是實施。易詞言之，國家之本目的在『爲政』與『政治』。爲政即所以規訂法度，政治即所以求得太平！

『政』有其變態，『治』有其反面。『政』之變態爲『弊』，『治』之反面爲『亂』。『政』之目的，誠然在給與人羣種種法度規範，俾在實施以（實施是『治』的問題！）人羣能享受有規律，有節制，有自由，有發展，有力量，有安樂的生活。但當經年累代，人民之思想習慣，社會之環境風氣，一定會於不知不覺之中改變其性質，因之，數十或數百年前所訂立的法令也一定會喪失其原來的價值效能。非吾輩能夠便利社會，產生安樂的法度，

今日或許會阻滯進步，引起糾紛。質言之，昔日之『政』可以轉成今日之『弊』。舉例來說，國家一旦疏過非常，需與統制經濟，則昔日一本放任自由之經濟法規即而爲弊。再則立法者倘若不本社會之民情風俗，而勉強東抄西襲，把鄰國異邦的條文搬到自己的法規裏面，這也不會成『政』而會成『弊』的。

『治』之反面爲『亂』。原治之功用本在供給機關與人選，以推行法令而致社會於安寧。假使因循不張，紀綱掃地，上下官吏小則爭權奪利，貪污徇私，大則割據稱雄，破壞統一則一切白紙黑字的法度本可福國利民者乃一變而禍國殃民，本所以致治者，恐反而易生亂亂。

試舉一例以明政與治之區別與變化。任何國家之兵役法規定一種『政』。能照舊條文本意去切實推行，使產生『治』。假使法規內容欠缺遺漏不合民情風俗，或是因爲數十年以前所訂定而不復適合於今日那就容易成『弊』。假使條文內容本屬妥善，而推行者上下其手，敲詐勒索，則『亂』自生。不過，『亂』與『治』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世界上決不能有盡善盡美的『政』，或無惡百端的『弊』。同時也不會有登臺造極的『治』，或普遍徹底的『亂』。這人類社會所以能維持不定的平衡而又日求以治改進的原因。

我把『政』與『治』這樣劃分清楚，並不是說兩者之間有鴻溝爲界，彼此風馬牛不相及。『政』與『治』兩個成份，在實際上，實有密切的關係。蓋爲政即求政治，訂立法度即在企求實施。反之，政治必先爲政；否則反之不存，毛將焉附。爲政而不去實施，則一切法令將變成紙面文章。政治而無功令，則一切機關吏吏將形同虛設。所以爲政易於了解起見，政與治可以劃分；但在事實上二者却總是一如影隨形。

政與治兩個成份雖然不可分離，但其間却有緩急輕重之別。兩者相表，『治』更爲重要，更爲基本。一個國家要繁榮強盛，尤其是要撥亂救亡，政治復興，必得遵循『治』重於『政』的基本原理。何以治重於政？這可自平常時期與非常時期兩方面來加以討論。請先述在平常時期治所以重於政的道理。

一由標準之粗糙來說。我們時常批評某國政治腐敗，某國政治優良。所

謂腐敗優良，究何所指？仔細分析，大抵是指治理成績而非指以令本身而言。我說『大括』，是因爲我們的批評十一、二，間或專門看法律本身之是否嚴密周詳與適應需要，而十之七八總是側重於政治之現象；即全國是否統一團結，鞏固安寧；官吏是否奉公守法，廉潔努力；法令是否積極貫徹，實現所期。要單就法條條文去談量，我們實在無法判別兩個國家政治之短長。

其次，治法是腐化，其法與條文總是空虛。所以『政治』良惡之標準不在『政』而在『治』。逃一步言之，兩國法度總各本其民情風土習慣而有異。此種參差，實難從比較；因爲法度本身無絕對優劣，祇就其是否適合環境。至於實施法度（即『治』）之成績，例如奉公守法之精神，貫徹推行之程度，即可兩相較。以評論其優劣。

二由本體之先後來說。有了法度，不一定能夠實施；果真實施，就必已先有法度。所以『治』是先決條件。我前邊說過，政其內容，是目的，治是方法，是手段，但方法手段有時不比內目的次要。『政』好比是計劃中的目的地，『治』好比是交通工具。目的地易定，交通工具難求。而且要交通工具長則完好，不生障礙，更屬困難。再舉一個比喻。個人的目的當然是事業，但無健康身體，不足以談成就。事業不怕沒有，健康卻須先爲栽培。俗語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人有健康，才可成事立業。國家推行政治亦然。必先能政治，而後始克實施命令。

三由動機之純雜來說。行政者實施法度的時候，的確有數百因而，摸糊顛覆之可能，甚或有假公濟私，煽動苟苟的行爲。至於立法者則主觀上絕少存心舞弊，訂定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因爲立法的時候對象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所以立法者不易有厚此薄彼的心理；但執行的時候，對象是具體的人，個別的人，所以執行者，就易有徇私舞弊的動向。

四由影響之遠近來說。法度本身，機械呆板一故執行，便可上下左右地影響出入。我在上文所舉兵役法規的例子最爲明顯。故條文法度儘可同一，而治亂現象，則截然不同。由此可知法度之真意義，真效用，真成績，形式上似在立法者之手但事實上却在行政者之手。『政』能影響『治』者萬少，而實施狀況能轉變法度之質地者則極多。

五由變化之遲速說。基本法度總要經過幾十百載，才會落伍，而治理機

構則極易腐化，且一經開始，即蔓延極速。從另一方面看，法度之改革，一到因漸次腐爛而水到渠成的時候，便祇需立法機關通過，行政元首頒佈，故比較敏捷，而新舊交替之間亦無脫節的危險。至於改革治理機構，培植良好風尚與提高行政效率，則其中周折艱難要加千百倍，而資不接之視亦要比較久長。

六由監督之難易來說。無論政體爲何，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立法者（即爲『政』者）之人數總是極少。英美式的國會不過千人，蘇聯式的國會亦不過二千人左右。人數既少，地位又集中，職務亦明顯，所以他們易惹注意，易得批評，易受監督。至於行政者（即『治』者）則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其數以數十萬計。人員既多，散處全國，而同時假公濟私之機會，又最多，所以人民對於此輩之監督最感困難。批評一般法度之得失，政府通常還許可，揭發個別官吏之邪正，則往往被禁止。

七由禍害之深淺來說。一般人，對於政府之所以發生變態，往往不是由於法度本身之內容而是由於法度實施之狀況。法度本身可能的禍害少而且淺，治理方面可能的禍害多而且深。法度本身可能的禍害大別有二：一爲不適合環境需要，一爲偏袒少數利益。但任何法度，行之既久自可適合。所謂偏袒少數利益，此則係後代思想家客觀的解釋，並非當世立法家主觀的存心，他們不過將當時流行的論調重述，經濟生活，社會思想，寫入條文而已。反之，治理方面可能的禍害則帶主觀性。小之如在地方上倚權仗勢，爲非作惡，大之如在中央聚貨財，毀滅綱紀；更甚者破壞統一割據紛爭，致使法令等於具文，官吏毒於蛇虎；結果走上土崩瓦解，亡國滅族！世界歷史上祇聞有治理腐敗因而覆亡的國家，未聞有僅僅法度落伍因而淘汰者。

八由效用之大小來說。一國之法度即使差反潮流，因而發生些困難，處些些糾紛，但其治理機構，如能照舊健全，則落伍的法度儘可漸次修改，逐步趨善，就愈迂迴些，遲慢些，也不致動搖國本。這是調和妥協和平穩健的演進方法。例如英美兩國多年來對於修改人民經濟生活方面之法度，即是如此。英美的先知先覺者對於他們現行的經濟制度，何嘗滿意？但他們對於『治』的局面，總盡全力變護，同時，因爲有『治』，他們人民也能安居樂業，靜待政府改革。反之，一個國家如果不幸而陷入於『亂』，舊法度固然腐

後，新法度亦變為紙面文章。至於一國國防建設，戰鬥能力之尤必由「治」中得來，理亦甚明，毋庸贅述。

「治」直於「政」，平常時期且然，非常時期，自必更甚。所謂非常時期，可分三種。

第一種是中國時代。當一個國家，衰頹已久，民風敗壞，綱紀蕩然，民不聊生時，英明政治家必切中其衰頹敗壞之通，往往不在編訂基本法度，而在對於名存實亡或嚴重喪失的固有法度，重新賦予生命，以恢復本來面目。此種撥亂反正的步法雖在威利威法，獎勵獎勵，懲治貪污，杜絕私情，分明賞罰，振人心，激士氣。

第二種是革命變法時期。革命有兩種。一為政治革命（包括種族革命），其目的在轉移主權之所在。一為社會革命（包括經濟革命），其特點更在基本法度。更張法度之成功關鍵，在能雷厲風行，隨切實施，發誓之即行。一例如憲法之所以能實施新收，不是由於它具有特殊的主義與特殊的法規，而是由於它有健全的法理機構，以推行其法令，實現其主義。從事革命變法的人們，假使祇想在法度本身上兜圈子，而不知在實施法理上用工夫，恐怕要勞而無功。

第三種是對抗戰時期。一個民族同尋，在播察使略，而勝敗存亡，一

明代禦倭轍聞

海戰無法

獻徵錄云：俞都督大猷，破海賊（倭寇）無慮數萬，薙髮之功為多。公嘗言海戰無法，只在知風，齊領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

論兵皆易

元明事類鈔云：俞都督大猷，學深於易，而精於兵，其論兵多參用儒家言。聞人李廷序其書：以實學真非兵，而其論兵真非易。

變千鈞之際，自然祇有一個保持獨立，爭取勝利的巨大目標，因之朝野上下更應切實遵循「治」直於「政」之原理。在「政」的方面凡與抗戰無關係者，如已着手舉辦的其停滯；如尚未會辦則應盡速。在「治」的方面則一切行動之準則，應為堅固統一，加強團結；維持安寧，集中力量，與提高工作效。例如英國每值對外抗戰，其各大政黨無不致合作。因為他們知道國難當前，應為犧牲意見，以鞏固治之統一；若在對外作戰之際，而對內情復氣，強詞爭執，苟非兇惡動難，則必別有用心。

由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相信，無論在平常時期或非常時期，都應應當「治」直於「政」的。這不是標新立異的學說，而是根據事實的原理；不該是僅僅學理題目，而且個個應用。法度之實施，直於條文之規定；管理之得當，直於命令之周詳；此實為中山先生對於「政治」一詞所下底定論之必然結論，我這篇短文，不過一點引申，一點補充而已。

當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我希望朝野上下都應認清治直於政的原則。在野者對於一切的一切，應以團結統一為天譴地譴，祇可為治理而犧牲政見，不應為政見而影響治。而在朝者則務須實事求是，雷厲風行地貫徹所有的法令；今後應努力法度之實施，而不必徒增法度之數目，以冀定國基而求行政之實效。

鴉鴉陣

元明事類鈔云：陳鼎遊成都時云：求平日久不知兵，南北邊陲浪蕩；雖有常武備，危軍中國無先聲。自注：鴉鴉，公所制陣名。

封侯地

明史紀事本末云：李如松援朝鮮（時倭攻朝鮮），將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山，望朝鮮萬里，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備檄書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如何平衡外匯

沈宗瀚

長期抗戰就是經濟戰；而平衡外匯則是安定後方金融之基礎，沈先生在這篇文裏，對於如何平衡外匯，提供出扼要復周詳的建議，極值財政當局之注意。沈先生是一位經濟專家，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

四月二十七日報載中英美簽訂協定，規定美國撥款五千萬元，英國撥款有之五百萬鎊外加撥五百萬鎊，連同中國國家銀行加入之二千萬鎊，共計一萬一千萬美元，作為平衡中國國幣外匯基金，並設立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管理之。

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吾國政府曾與美英兩外行訂立平衡外匯基金一千萬鎊，並設管理委員會，旋於六月七日，基金即行告罄，對於已往經驗，此次成立新借款，其用途與方法，實有鄭重考慮之必要。

設立平衡基金之目的，在求國幣對外匯率之穩定。按吾國匯率共有下列五種：

- 一、上海自由匯市匯價，謂稱黑市匯價。
 - 二、二十五年十月吾國廢止銀本位後，政府所維持之匯價謂稱爲法價。
 - 三、中國交通兩行遵照政府所核定幣匯之掛牌價格，謂稱銀行牌價。
- 二十八年之平衡基金，其目的在維持上海之黑市匯價。此次成立之新借款，是否應仍以維持上海黑市爲目標，當以維持黑市之匯價，於我是否有利爲斷。按承受上海外匯最多者，亦即支持黑市之實際受惠者不外下列四方面：
- 一、敵人之資財
○元，國稅存入正金者爲三八〇、六〇〇、〇〇〇元共七萬萬餘元。
 - 二、僑組織之吸收
註、僑「中央儲備銀行」之資金一萬萬元已悉數要

三、民主義週刊

易外國。

三、進口商人
註、進口貨物中之一部分係敵人向外洋所購軍用材料如鋼鉄等。

四、黃金外逃
註、內地中國匯水之高漲，國內地實收仍有鉅量外逃。

對以上各方之利益，我政府似均無保障之必要。
主戰維持上海黑市匯價，其最大之理由，爲安定人心。竊則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限制外匯貿易後，黑市匯價已至多度震盪，即再行下落，其激烈人心之力量，亦必益甚。此外，尚有不能維持上海黑市匯價之三大理由：

一、以前政府公開維持黑市匯價，所以黑市匯價跌落時，人民認爲政府財力窮乏之表徵。若政府另定匯率，而黑市不予公開維持，則假如明定之匯率能驟然穩定，黑市匯價不至於驚人心。

二、黑市匯價不予公開維持，並非絕對放棄之謂。政府認爲有需要時，仍可以自由方式作有效之處置。

三、自二十七年三月限制外匯供給後，以迄二十八年六月，政府盡力維持黑市，而匯價自十四便士半落至二十八年八月之八便士半。二十九年中政府幾次命令黑市自由上漲，而黑市全年最高爲八便士九六，最低爲八便士一二五，年初爲八便士六四，年終爲八便士五一，跌薄僅一便士。可見現下黑市外匯匯價，已降至自然之水平，即不予維持，亦不致有崩潰之事。

說者或又願慮法幣黑市匯價不予支持之後，僑幣將取國幣之地位而代之

實則此亦不明事實之論，蓋（一）偽幣離開法幣，則毫無外國價值；（二）偽幣獲取國幣之地位，純為政治問題。以往匯價雖不斷的支持，而事北之國幣仍不免為偽幣所擠，即其明證，按滄陷區域人民均最後勝利之信心，愛護政府，擁護國幣，其所以不得不行使偽幣者，勢之所迫也。若謂國人對國幣之信心，完全以外國價格為左右，其蔑視國人之人格，莫此為甚矣。

上海黑市不爭支持後，應努力二事：（一）在後方建立外國市場。後方諸邑中，自以政府及國家銀行總行所在地之重慶為最相宜。（二）規定單一匯率。現時政府售結外國，有按法價者；有按銀行牌價者；亦有政府機關因請購不准，遂向黑市結購者，常有一項用款，一部分按法價，一部分按牌價，而另一部分按黑市匯價，結算者。登帳既無標準，稽核尤多困難，即編造國家預算，亦因辦法紛歧，折合不能正確。故為安定金融平衡匯價，以往差差複雜之匯率，必須取消，而另定一單純之匯率。

新匯率規定後，應履行下列四點：

- 一、政府所有外國支出，如購買軍需材料，建設工具便價儲蓄費，國營事業駐外人員用費，一律照新匯率計算。
- 二、商業機關之外匯帳目，來往契約，亦一概照新匯率計算，不得紛歧。
- 三、凡正當用款，例如應核准之進口貨款均應照新匯率供給外國，如此新匯率不身以以往之法價時價，徒有其名，而進口物品，全恃黑市為外國之供給。黑市匯價，上落靡定，進口商人為避免損失計，自然將物價抬高，將負擔加諸最後之消費者。
- 四、為杜絕投機，新匯價限於現款交易。凡經政府核准之用款，由政府供給即期外國。人民持有外國，由政府按同辦法限制取買，亦不收手續費。

新匯率不宜採用法價，因：

- 一、法價為戰前所規定，已不通應戰後經濟情形。
- 二、英磅美金之匯率，早有變動，各按法價折算，相差至鉅。
- 三、例如法價法幣，按美元之法價發給，較按英磅之法價發給，常超出十之一、五也。

新匯率應以國幣與美元之交換率為標準，因：

- 一、美元之價值較英磅為穩定；

- 二、美國借款之數較英國為鉅；
- 三、美國與我之經濟關係較英國為密切。

新匯率應訂於每國幣一百元折合美元五元五角至六元之間；因：

- 一、接近實際經濟情形。自二十九年三月起迄今一年間，美國幣值於五、五至六元之間。
- 二、易於維持，為穩繫人心及國際信譽起見，新匯率必須長期穩定。
- 三、新匯率較中交二行掛牌價為低，供給外國時可以吸收多量之法幣。
- 四、外國匯價高，鼓勵人民持有外國者售於政府。
- 五、新匯率高於黑市匯價，可以提高國外視線，並海外計算國幣匯價，尚引用上海黑市價格也。
- 六、新匯率高於黑市匯價，必為正式進口洋商所歡迎。

維持新匯率必要之措施：

- 一、出口貿易須一律結匯手續，委託出口稅關兼辦，以期簡捷。新匯率與黑市價格上下無多，以往走私之風，當可稍戢。
- 二、進口貿易，不僅禁止奢侈品進口，且應嚴加管制。
- 三、甲、後方管理貿易機關，應估計後方需要，外國供給數量，於年初將全年可准進口貨物，分別種類，每類之中，復規定其品質數量。本國進口商人在規定之種類數量中，得以按新匯率購外國，但須保證進口之日期。凡公積後方需要之物品，未經進口商人承辦者，由國營貿易機關購運進口。如此後方需要不慮缺乏，而外國之供給，亦不致漫無數額矣。

乙、滄陷區由主營貿易機關選擇滄陷區木商人日常生活之必需品，根據以往海關數字，規定每年由英美俄進出口之數量。英美俄之出口商人，得於出口地向貿易機關代表或我國領事館結外國。凡能賣敵人利用之物品，如汽油鋼錠一概不行供給外國。現時准購外國，僅限於美英俄三國物品，因三國對我有經濟之援助，三國商人之利益，不能不顧及也。

- 三、與滄陷區之經濟必須隔離。滄陷區之經濟已為敵人所控制，與之聯繫，徒為敵人所利用。今後非特匯出款項，（除規定者外）應嚴行禁止，以

免資本逃避，即匯入款項亦應管制，免通貨內流，增加內地通貨膨脹之危險。對口岸之匯款，不論匯出或匯入，一律須與國外匯款同一處理。此外，後方各銀行之港匯中國幣整一律取締，違者按違反禁止資金出境法令治罪。資金逃避，若能嚴格禁絕後，資金留滯後方，募集公債，亦必易於事成而收效。

四、嚴禁黑市暗幣。凡經政府統制外國之國家，均不容黑市暗幣之存在，違者即以破壞金融法律治罪。今吾國後方，凡政府法令所及之地，外國多有黑市，甚至銀行公然掛牌，政府刊物墨是紀載，亦惡法令，擾亂人心。欲使新國幣成爲國幣對外唯一之合法價格，非將後方各色所有黑市暗幣

晉人的頹廢

漢末魏晉六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黑暗一個的時代，不僅政治腐敗，社會淪落，乃至兩人的精神氣魄，公私生活，無一不腐。倘若中國還需要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的話，則最要不得的，莫過於晉朝人。

但是沈沈頗有不少人在讚美晉人，認爲晉朝是中國人最富有人情義和藝術精神，最接近於宗族的熱情一個時代，甚至於把晉人的生活，比之於刑、罰、黃、巨、簡、淡、遠、幽、山、水、畫，我不否認晉朝人所表現的一種靜態的美，和他們在感情上的相當成就；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就把晉人在另一方面所表現的萎靡頹廢，醉生夢死，驕奢淫侈，殘忍冷酷等等，來統統加以掩蓋，更不能因此就將他們那種頹廢不堪的生活沉澱留給後人的惡果，也輕輕抹殺。

，嚴行禁絕不可。

管理外國四原則：

- 一、公正審核外國之申請，不得私徇情。
- 二、公開關於購外國之手續，盡情公告，俾衆周知。
- 三、敏捷審查外國，無論准駁，應有限期。
- 四、嚴潔凡參與管理外國工作者，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或機會，爲自己或他人營利，違者應依懲治貪污條例，從重治罪。總之，平商外國爲安定後方之基礎，事關國際信譽，及抗戰前途。其成敗得失，半繫於管理之是否允當；而律已持正，尤所親望於主事者！

介子

每一個時代對於它過去的歷史都願意重新加以估價，古人的優點，後人固應當接受，古人的弱點，後人也應當提出。

「美」的定義是如何，「真」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正如英國的詩人基茨所說：「真即是美，美即是真」；因爲構成造物，總是缺乏一種興趣。晉朝人的名士風流，並不是天生的曠達，很多都是人工做作，互相標榜，例如：「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以稱名士」（世說新語，下略），可見作名士是有一定的方法，而且也並不甚難，所以「一潭長成，風氣隨度俱發，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復耳」。這是阮籍禁止他的兒子不要再去學名士，因爲名士有仲容在學，一門之內，不需太

多。從「亦欲作達」四字看來，便可知名士都是由相互摹倣而來的。

「痛飲酒」既然是最名的方法，於是大家便都「痛飲酒」，「一舉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上拍浮酒盃中，便足此一生了」，這是名士的標準生活，所以「王僧虔云，酒至使人人自道」，「不復相親」，「王光德云，酒至使人人自道」，「王僧虔云，酒至自引人磨地」。竹林七賢之所以被稱爲「賢」，便是由於他們「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之故。於是，「以酒爲名」的劉伶，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的「宜子，便可」以名噪一時。

但是大家既都在「痛飲酒」，則飲酒本身便不是爲奇，如果要想使自己的名聲更大，便不得不於

飲酒之外另變些花樣。並且酒喝得太多，逼得靈識，神志昏迷，也很容易變為狂態，或故意的裝瘋賣傻，例如「誰說皆飲酒成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樽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史飲，時有醉家來飲其酒，咸直撲去其上，便共飲之」（香齋集傳）。這顯然是神志不清，所以把個會當作上賓。至於「劉伶飲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謂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房屋為偉衣，醉者何為入我懷中」，這又明明是酒後極語。不過劉伶畢竟因此出了名，並且他不僅以酒名，且以裸體名，這樣一來，那些專喜標奇立異的名士們，如何能「甘拜下風」，所以便索性來了一個大規模的裸體運動：

王平子胡母彥國語人，皆以狂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服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王平子胡母彥國語人，皆以狂放為達，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鳥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鴉子，涼衣狗圍樹枝，便復脫去，得鴉子遺下弄，神色若若，旁若無人。

我們如果把這一個鏡頭拍下來，這是多好的個人體操，多好的一個模特兒，但可惜這幅畫對不是個獨立的一山水，而是與幾幾幾的一人物！

如果他們真是因為飲酒太多，而致神志不清，倘還以為原諒，但有些人乃是故意虛立，借以鳴高，本來一作家士，既成了一時的風尚，則行動愈狂，也就愈受人崇拜，例如：「都隆七月七日日出中仰臥，人間共放，答曰：我曠嘗」，這如不是神祕癡癡作，便是故作狂人之舉。明乎此，則知此

國宗之長嘯，孫季刺之禮鳴，亦嘗是有意地在開玩笑，可是在當時却都是歸傳於士大夫之間的風流韻事。但有時他們的狂放也有變得極幽微而耐永的，例如：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窗，命酒酌，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不在，即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戴門不前而返，人間共放，王曰：吾亦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魯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後，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閉門上作鳳字而去。……風字乃鳥也。

這一類離奇古怪的舉動，在世說新語和晉書中不知可以找出多少，一方面確是表現了一種「無所為而為」的狂神，故頗富有詩意，但另一方面確又表現了神祕的不健全和有意的做作，因為有許多類似的舉動，都是「有所為而為」，如阮嗣宗便是一例。

嗣宗本是一個厚君子，他所以要「笑臨嘯歌，酣飲自若」，是有所不得已，本傳稱：「翰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翰由是不與世事，遂借飲為常。文帝初徵為武帝求婚於翰，翰辭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魏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醇酒澆之」（晉書·翰傳）。讀此六十日為在理所不許，其為伴醉無嫌，他所以要酒澆自命為「方外之士」，乃是借此避禍，故本傳稱其「外遺羣，而內修至」。

不管這避禍狂放進行，目的是為了避禍，抑還是為了鳴高，但既成了一種風尚，而個個的又都是趨官名流，一般人自不覺要來附庸風雅。我們不要

忘記了竹林七賢中的王戎，同時又是一個極吝成性的守財虜，世說中有關於他的幾段故事：

王戎儉吝，其後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貴之。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備牧，膏田水確之屬，膏下無比，與錢數家，每與夫人獨下飲博，王戎好射，貨之恐人得其種，恒鎖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貨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還錢，乃釋然。

我不相信這樣一個要錢如命的人，會有一種廣遠遠的胸襟，然而他也在竹林之中，飲酒談立，嘯傲風月！可見名士中也不都是高雅，大部分亦不過為風氣所趨，趕起潮流罷了，正如後來的宋明理學盛極一時之後，阿貓阿狗也要來談談正心誠意；天竺人欲一類的口頭禪，像儒林外史中的權無用那樣的偽君子，不知產生了多少多少。「上有好者，下必有高焉」，好像任何社會都不是例外。

晉朝的名士並不天真，而是有意的做作，關於這一點，我們一讀王衍傳，便可知其中的底蘊：衍既少才美觀，明悟若神，常自比子真，號曰高士，傾動當時，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王稍屬尾，與手問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說，世說口中確實，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大，異居顯顯，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徵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勸呼

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勸晉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事孫，欲求自免，因勸勸稱晉，勸曰

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勸晉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事孫，欲求自免，因勸勸稱晉，勸曰

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勸晉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事孫，欲求自免，因勸勸稱晉，勸曰

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勸晉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事孫，欲求自免，因勸勸稱晉，勸曰

，替名滿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當不盡世事耶，就讓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嘗聞不如古人，尚若不顧尚清，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晉書王衍事）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直等感別就判，方才說得他們是有意的諷刺諷刺！並且其敗於劉之後，身爲驍將，居然能言說出他不少遺事，企圖苟免，並且還動石動骨。所謂名士也者，其風度氣魄，原來竟是這樣差劣！

在「一種狂放瀟灑的風氣之下，遺棄人的私生活，大都是頹廢落拓不增間，例如：「謝萬在兄謝奕乘便，於時正思胸在登日，新出門戶，驚而歸」；「陸機自謂：「性復謹慎，訪其內難，腹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肉，不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會中時乃起耳」——（吳山唐傳交會）。

我們雖說否兒中即人隨地便溺，人前放展種種的醜態，不是真裝花傳青人的衣鉢？至於謝靈運「那家高氏女有美色，頗賞納之，女投機折其兩齒，呻人痛之語曰，任道不巳，幼與（屬子）折齒，痛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虛我瓊之」——（晉書謝靈運傳）。

原來「阿Q」也是「古已有之」。

私生活是如此，公生活更不堪聞。兩晉的名士們並非無官一身輕，可以無影無形，逍遙物外；他們不是將相大員，便是廢部郵牧。但是他們避都居官食祿，却都不負責任，不問政事爲高，八王故事載：「夷甫（王衍）處時無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蓋晉名教，自廢部以下，皆禮與接歡。以遺事爲高，四海尚爾，而聽者知其將亂」。或

是到兩渡以後，國亡家破，生民塗炭，而遺教幾貴人，亦並未因此就說教天典，勵精圖治，一個個依然萎靡生惡死，無所事事。當時王太尉問周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周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顧如子所言，他們不是一終日歸歸，以酒飯一（晉書謝靈運傳），便是「終日妄語」，「言不及義」）。

諸名士至洛水戲，遺，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侯射藝名理，混混有雅致，談論先論史，游談可謂，我與王安豐說延說上房，亦超絕立著。

胡惟翰之出爲廷武將軍，鎮安太守，與郡人光過夜飲，不視郵事。——（晉書胡惟翰之傳）周伯仁風流雅量，深獲僉識。過其第，僅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不醒。

王子猷亦桓桓將軍，桓問曰：卿何者？答曰：不知何者，時見乘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何由知其數。桓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子猷作桓桓將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得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軍驍將，友適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悉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一生未曾得吃，故買求耳，無事可否，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公孫嘉萬高，而器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高曰，汝爲元帥，宜數臨諸將軍，以投衆心，萬從之，因召諸將，都無所說，直以投衆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勳軍，將皆皆甚恨之。

道是「憂得國難」！由東部郵牧以至將相大員，都是這樣一羣醉生夢死的爛蛋，都是極極單的「阿Q」，政治爲什麼不糟，國家爲什麼不亡！所以覆滅在高時即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兵燹，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陳頤在與王衍書中亦憤乎言之：「中朝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華虛誕，互相贊助，言重者光顯，言輕者後疑，造相波扇，乃中凌瀆，加有莊老之俗，傾軋傾軋，幾望有爲皆廢，政事者爲俗人，王種不恤，法物賦毀」。晉書陳頤傳：「原來這覆互相贊助的名士風流，竟這是一種」

晉人生活的另一面，是王公貴族的騎奢淫佚，例如：曾性奢豪，詩在窮修，帷帳車服，窮極綺羅，廚厨滋味，過於王者……食日高饈，猶曰無下等處。——（晉書何曾傳）

金必當萬貫，亦有父風，衣裘履屐，新故巨積，動必驚四方，一日之供，以餽二萬爲限。——（同上何劭傳）

王愷性奢侈，羅縵五金，時洛京地甚貴，諸買地爲馬埭，纏綿滿之，時人謂爲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餽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同上王濟傳）

何物以分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饈，惟乃臨之，一食高饈，猶云無可下箸處。(同上任意傳)

皇時處處，富宇宏麗，後房百數，皆鬼病纏，碎，翠，神有靈當時之趨，慮廣而水陸之珍，與貴處士復平壽之徒，以壽酒而，惟以粉，皇作，皇以皇以皇之，皇皇皇皇以皇，皇用，赤石路：(同上石皇傳)

類似的故事，在書中可以看出很多，其中最可惡的莫過於石路：「舉每與容燕樂，常令美人行酒，密飲酒不盡者，便責門交斬美人。王孫相與大將軍曹共醉樂，丞相酒不盡飲，輒自斃命，至於沉醉，極至大將軍，因不飲，以繩真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謝之，大將軍曰，自斃伊家人，何預卿事。」這種惡劣冷酷，比之羅馬貴族之殘殺奴隸，實有過之無不及。此外我們從兩幅中，看到：「奴隸千人，侍妾數十，終日果夜，不出庭，熾輝燿作。

法國失敗的原因

黃德祿

我們檢討法國的傾覆，不是幸災樂禍，更非打落水狗，我們應該從它的衰亡過程獲得教訓，以免蹈其覆轍。尤其歷史大敵當前，強鄰侵境的危急存亡之秋，我們更應當借重現代歷史，深自警惕。法國的失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也漸。

尸，刑甚苛腐，縱情肆欲」，從成傳中看到「朝廷寬弛，廢奴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混淆」一類的記載，可知兩晉的統治階級，整個的是腐敗腐爛。當時亦並不是不知道這是一種亡國現象，所以王導對元帝開即云：「自魏氏以來，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襲，奢侈相高，政教廢弛，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歸於安息，遂使姦人飛聲，有虧至道。」(晉書王導傳)

晉人就是這種腐爛衰頹，有意無意的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黑暗時期，並給後來中國人的萎靡頹廢的生活，奠下一個牢不可破的基礎。直到現在我們依舊可以看到許多自命為「才子」或「名士」的腐業虫，都還充分表現着晉人的頹廢頹廢。所以不管晉人在藝術上的成就如何，他們的藝術乃是「要不得的。本來我們不應當詆毀古人，但是為了使中國人醒來，這個黑暗亂離的黑暗時代，却不可不使之清醒。而且即就藝術而論，真正的美，也是從這腐爛的腐爛中，生力剝漫，而不是晉朝人的萎靡頹廢，熾輝燿作。

在內政方面，法國充滿了黨爭與官僚政治的腐化氣息。多黨制的法國由極左到極右，有無數的派別：左派包括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左翼獨立黨，中央派包括社會共和黨同盟，愈進黨，愈進社會黨；右派包括民主黨聯盟，左翼民主黨與獨立黨進黨，國

民共和黨，獨或共和黨，社會行動獨立共和黨，人民民主黨與獨立人行動黨等。據估計，法國內閣的更迭平均每九星期一次；因此，不僅各黨沒有一定的政策，而且國家沒有一定的國策。在這次大戰中，達第與當雷諾對於統帥的問題(甘末林抑魏剛)相持不下，致貽誤戎機。屈降以後，魏剛尤不惜出賣民族及國家的利益，扶持外力，何執員富！這魏剛的統治如何斷不斷這國脈呢！則看魏剛台，魏剛，聯軍經濟不力，達第第率不免引咎下台，遂由一個仇魏剛的雷諾繼任，由於北歐戰事(四月九日)的失利，英法在福蘭爾，遂將英法在北歐戰敗的責任問題，歸來，在英國張伯倫與魏剛家走了；而索約則是一位戰士邱吉爾；而法國則發生了更魏剛的暗門。雷諾主張更換甘末林，而魏剛長遠拉第地以去脫力爭。雷諾未決，即魏剛已開始對荷比實施圍擊。甘末林自知雷諾命令之嚴厲，無心作戰，氣忙脫份。將無門志，又安得不敗？所以不到一個禮拜，(十五日)法國戰事即發言人湯姆察上校宣佈，總軍極已突破德新河，並謂：「現已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了。」法國的統治一向受金業家及資本家的支配，而他們又多半都是魏德派！無怪乎雷諾在「我接濟」一書中很沉痛說道：「法國不是給希特勒打敗的，而是給與國內的行政府，大而乘以及軍隊有密切聯繫的第五梯隊所毀滅。」

次就經濟而論，年來法國生產停滯，生產指數增加甚少，而不能望德國之項背。茲引德國近五年來之生產數字以資佐證(一九二九年為基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生產工業 八〇.〇 七五.二 七二.五 七八.〇 八一.七 七六.一

工程 六七.〇 六五.五 六五.三 七〇.九 八〇.〇 六九.一

鐵 六二.〇 六五.〇 六六.〇 六八.〇 七八.〇 六八.〇

化學製品 九〇.〇 八九.〇 八一.〇 九五.〇 一〇三.〇 九九.〇

生 六四.〇 六二.〇 五八.〇 六三.〇 七九.〇 六一.〇

鋼 六九.〇 六五.〇 六六.〇 七一.〇 八四.〇 六六.〇

機械工程 七六.〇 七〇.〇 六九.〇 七五.〇 八八.〇 七〇.〇

金 六六.〇 六三.〇 六四.〇 六九.〇 八四.〇 六八.〇

其中尤以工業在東方，鐵法兩國相繼為最：德國的工業生產總數由一九三四年的一九三八年增進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六.二。而法國的工業生產總數則由一九三四年的一九三八年增進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六.二。而法國的工業生產總數則由一九三四年的一九三八年增進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六.二。

| | | | | | |
|---|-------|-------|-------|-------|-------|
| 德 | 一九三四年 | 一九三五年 | 一九三六年 | 一九三七年 | 一九三八年 |
| 法 | 七五.二 | 七二.五 | 七八.〇 | 八一.七 | 七六.一 |
| 德 | 一九三五年 | 一九三六年 | 一九三七年 | 一九三八年 | |
| 法 | 九四.〇 | 一〇六.三 | 一一七.二 | 一二六.三 | |

德國的工業生產力比法法兩國既強其後，無任法法兩國之國防建設亦速不及德國。茲將重要軍需實況列於左表：(單位千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 | | | | |
|---|-------|-------|-------|-------|
| 德 | 一九三五年 | 一九三六年 | 一九三七年 | 一九三八年 |
| 法 | 一〇.九 | 一五.〇 | 一八.〇 | 二一.〇 |
| 德 | 一九三五年 | 一九三六年 | 一九三七年 | 一九三八年 |
| 法 | 一〇.九 | 一五.〇 | 一八.〇 | 二一.〇 |

於此可知，德國在戰爭爆發前四年內，鋼的產量比法法多三倍，鋼的產量則多四倍。在此大規模的生產與法法兩國相繼所以比法法多四倍，而鋼的產量所以多五倍者，其原因即在此。法國不備所以腐敗，經濟建，而且在外交上也失掉了政略的優勢。連拉第既做了張伯倫的尾巴，墨索(外長)也跟著哈立法克新一步一趨而法國的外交政策便也一向緊跟著英國的經濟政策而隨聲

駐德武官大膽批評德元首，其言曰：「希特勒對於法國以誘致蘇聯之機會極不智，此種舉動實屬冒險。」「法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局勢一變，希特勒可謂將功過天。其次，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二日德軍軍團又宣佈，此項問題一浪人謂為「鋼的條約」，原因是蘇聯星尼羅成事不足，錯將聲明或則練有餘裕。希特勒在女略上既先佔優勢，掃除了外交方面之障礙，再加以精良強健的軍力準備，宜乎所向披靡，而法西兩國終不免於滅亡！」

數後以軍事言，法國也處於不利地位。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法法中間，法法最高統帥部即著其失掉勝利之機會。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德軍進兵萊西非武裝地帶，當時甘末林巴出在法法軍總司令達十四月之久，彼雖極力主張宣佈臨戰而未果，法國的登發為之大減。迨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慕尼黑協定成立的時候，氏已斷定形勢不利於法：以前德軍只有一百師，此時則已增為一百四十師，此外還有捷克的三十師；以前德軍裝甲部隊僅有三師，此時則增為五師(且人數倍之)；此外有捷克的三師，德國的飛機此時也增至五千架，而法法利陣線的防禦工程此時完成了鐵骨水泥的建築，而其戰時工業亦突飛猛進，再加以捷克的兵工廠，重工業等更為可觀。不容喻是，德國自一九一九年以還，陸軍即在塞克，赫爾爾斯貝與奧里里諾人，指揮之下大加擴張，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並任用五十餘歲的季特爾與布魯齊區兩人出長陸軍軍機研究戰術及戰略。反之，法法陸軍自一九二〇年起，便分為兩派，魏剛與龐德，甘末林兩派，彼此門戶之見甚深，遂致積不相容。而法法國式軍人皆迷信

